

張鎡《仕學規範·作文》述評： 兼論詩法與文法之會通

張高評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圖書傳播與《仕學規範》之纂輯

趙宋開國以來，實施右文崇儒政策，於是科舉取士之多，號稱空前絕後；¹雕版印刷繁榮，與寫本競妍爭輝，以至有「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的盛況。²科舉考試與印本傳播，落實了右文政策，也促進了宋型文化崇理尚智，好發議論，追求創造，注重會通之精神；³反思內求，競爭超勝，更是宋型文化普遍之體現。其中，詩話創始於宋，筆記書寫亦蔚為大觀。對於說詩論文，反思傳統文學，提供學古通變，追求自名一家，宋代印本寫本之相濟為用，相得益彰，作為知識傳媒，其功足多。⁴

自歐陽脩撰《詩話》、司馬光撰《續詩話》，此種「以資閑談」之說詩論文筆記，風起雲湧，令人目不暇給。其後發展，乃有許顛《彥周詩話》所謂「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之內容；要之，不出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所謂「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二者。⁵其中，或網羅散佚，徵存文獻；或刪繁汰蕪，斷以己意；或提示方法，度人金針；或分享閱讀經驗，提供鑑賞心得；或考鏡淵流，評騭優劣，不一而足。詩話作為討論詩文之筆記，就材料之編纂而言，或摘抄材料，以助閑談；或分類抄輯，彙歸成書；或論詩及事，論詩及辭，或兼而有之。南宋筆記

¹ 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頁105–16，123；〈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國學研究》第2卷（1994年），頁393–413。

²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頁84–110；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0–161。

³ 陳植鏗：《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287–323。

⁴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100–120。

⁵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17–22。

徵存古文評論資料者不多，⁶筆者選擇張鎡《仕學規範》卷三十二至三十五〈作文〉，作為討論之文本。北宋以來至南宋紹興間，文家之文思與文論，據此可以概見。

張鎡(1153–1235)，字功甫，一字時可，號約齋，臨安人，為南宋名將張俊之曾孫。累官奉議郎、直秘閣，權通判臨安府事。開禧三年(1207)，為左司郎官，參與謀誅韓侂胄。後忤宰相史彌遠，貶死象臺(今廣西象縣)，著有《南湖集》、《仕學規範》。嘗與陸游(1125–1210)、楊萬里(1127–1206)唱和，楊萬里曾作序跋，提及張鎡之詩學淵源，其言曰：

句裏勤分似，燈前得細嘗。孤芳後山種，一瓣放翁香。(〈跋張功甫通判直閣所惠約齋詩乙稿〉)

[約齋子有能詩聲，其詩]大抵祖黃、陳，自徐、蘇而下不論矣。(〈約齋《南湖集》序〉)⁷

由此可見，張鎡之師友學侶，如楊萬里、陸游等人，多為「從江西入，而不從江西出」之詩人；而所宗法，如黃庭堅(1045–1105)、陳師道(1052–1102)，要皆江西詩派代表作家。其《南湖集·題尚友軒》曾自述得詩法於「八老」：「淵明次及寒山子，太白還同杜拾遺。白傅東坡俱可法，涪翁無己總堪師。」前代五老中，陶淵明、杜甫、白居易三家，或為宋詩典範，或為宋調開山；於當代頗私淑蘇軾、黃庭堅、陳師道，亦宋詩代表大家。楊萬里極推重張功甫之詩，以為在尤、蕭、范、陸四詩翁之外，「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肯定其地位與姜夔相伯仲。方回〈讀張功甫《南湖集》并序〉亦指出，在山谷、後山、簡齋得此「活法」外，張南湖功甫亦「得活法於誠齋」。清鮑廷博〈刻《南湖集》緣起〉因謂：「公之於詩，善參活法，遠宗香山於唐，而近得力於誠齋、放翁諸人。」⁸由張鎡之文學淵源與師承學侶看來，張鎡之文學觀念當不離元祐學術，尤其宗仰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人，而且於江西詩法與活法，頗多傳承與發揚。故《仕學規範》卷三十六至四十論〈作詩〉，宗法江西，闡發其詩法，即論〈作文〉之道，亦深受蘇、黃與江西詩學之影響，往往以詩法為文法。

自黃庭堅創立江西詩派，提倡詩法，陳師道、呂本中(1084–1145)等詩人繼起，由於有門可入，有法可尋，因此天下風從。影響所及，文家以詩法為文法，如陳善

⁶ 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一書選錄王銍、謝伋、洪邁、楊困道四家之四六話外，文話尚收錄張鎡《仕學規範》，以及陳騏、朱熹、呂祖謙、葉適、王正德、孫奕、樓昉、陳模、吳子良、黃震、王應麟、謝枋得、魏天應、周密十四家。

⁷ 以上引文見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二一，頁1076；卷八〇，頁3251。

⁸ 盧慶濱：〈張鎡詩歌創作與園林雅趣〉，載張廷杰(編)：《第三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50–55。

《捫蝨新話》論古文化用奪胎換骨，⁹詞人作樂府，亦運用奪胎換骨法填詞。此種跨際會通之「破體」效應，宋代文學相當普遍。今考陳師道《後山詩話》引黃庭堅之言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可見詩法可以轉換為文法，向為江西詩人所倡導。江西詩風既籠罩南宋前期詩壇，古文評論不得受江西詩法影響，如所謂命意、造語、布置、用字、句法等等，南宋古文之評點多傳承之。¹⁰何況張鎡作詩，宗法黃庭堅、陳師道，與楊萬里、陸游，為時相唱和之詩友，濡染江西詩風之深切，可以想見。由於宗師江西詩法，於是閱讀接受之定勢，左右其論文說詩之取材，所謂「以詩法為文法」，此中有之。觀張鎡《仕學規範·原序》，榻槩「法度」、「規矩」、「範模」、「法程」、「規範」云云，¹¹追求準方作矩之詩美顯然，可證筆者所言非虛。

《仕學規範》四十卷，文淵閣《四庫全書》入子部雜家類雜纂之屬。其中卷三十二至三十五，論〈作文〉；卷三十六至四十，論〈作詩〉，大抵節錄宋代名公文士之論著而成。卷首羅列書目一百種，有傳記、語錄、文集、筆記、詩話之屬，可見閱覽之博、採摭之富。復旦大學王水照近編《歷代文話》，採錄張鎡《仕學規範·作文》四卷，權充南北宋之際討論古文評論之代表，敘錄所謂「內容大抵為闡述作文之法，品析各類文體，記載宋時文壇之傳聞逸事，為較早的以輯錄諸家之文而成書的文話著作，『輯而不作』，為其主要方式」。¹²無論說詩或論文，《仕學規範》之纂集，看似述而不作，猶如南北宋之際所編《唐宋分門名賢詩話》、《詩話總龜》，後此魏慶之《詩人玉屑》之屬。然閱讀圖書之際，取捨文獻之間，自有偏全多寡、輕重詳略之判準，其中不無別識心裁。今讀《仕學規範》數過，梳理其重點核心，結合圖書傳播與宋代詩學之研究，以解讀《仕學規範》之「輯而不作」，進而詮釋張鎡之「作文」理念，北宋以來古文之評論，亦如網在綱，具體而微在其中。張鎡論文，往往以詩法為文法，除宗法江西，轉化活法外，蓋與北宋以來印本寫本爭輝，傳播之接受與反饋，促成詩法與文法之會通，有密切關係。

⁹ 宋陳善《捫蝨新話》上集卷二〈文章有奪胎換骨法〉云：「文章雖要不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見《捫蝨新話》，《儒學警悟》本（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卷三三，頁182。

¹⁰ 陳師道：《後山詩話》，見清何文煥：《歷代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頁303。參考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294-97。

¹¹ 張鎡《仕學規範·原序》稱士大夫「才非不逮，微法度也。前言往行，可倣可師，佩服弗替，如循三尺，則幼學壯行，焉往而不中節」；「斥規矩以覲全材，屏範模而良器是圖，世固無若事也」；「寤寐前哲，採摭舊聞，凡言動舉措，粹然中道，可按為法程者，悉派分鱗次，萃為鉅編，以便省閱」；「謂其皆可為終身法，遂日之曰《仕學規範》」。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8-9。

¹² 《歷代文話》，頁303。

《仕學規範》為雜纂筆記，《四庫全書》既入子部雜家雜纂，故全書未有完密體系。然考察其書之取捨予奪，加以類聚群分，亦稍稍有序。陳騏（1128–1203）著《文則》一卷，總論古文之寫作法則，系統論述修辭問題。紹熙四年（1192）前後，王正德選輯前人論文之語，而成《餘師錄》四卷；採集眾說，未加論斷，與《仕學規範》屬性相近似。張鎡與陳騏、王正德，時代相近；不過《文則》為撰著，《仕學規範》、《餘師錄》為纂述，性質雖有別，直接或間接述說古文寫作，則無二致。今嘗試就南宋三種文話，針對議題作類比論說。選擇從圖書傳播切入，以江西詩法活法為核心，從四方面闡述其古文觀點，大抵為北宋文論與當代文風具體而微之反映，論證如下。

印本寫本爭輝與傳播接受之反饋

自北宋太宗、真宗以來，積極推動右文崇儒政策，鼓勵國子監及官家書坊雕印圖書，於是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今考《宋史·藝文志》，宋初開國，圖書才萬餘卷；終北宋之世，圖書凡6,705部73,877卷。其間經宋室南渡，圖書劫餘，至南宋末，《宋史·藝文志》著錄四部典籍，猶有9,819部119,972卷。私家藏書目錄如尤袤、晁公武、陳振孫，尚著錄7,588種，75,780卷以上；私人藏書動輒萬卷，未計在內。圖書呈八倍質量成長，其中自有印本之書籍在。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論雕版圖書之便利，有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邈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為不厚幸也。¹³

圖書流通之歷史，由「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複製圖書由寫本進化為印本，具備「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外加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便利；於是宋理宗時，印本圖書數量與寫本勢均力敵，成為圖書傳媒之新寵；至宋末元初廖瑩中世綵堂校正九經，皆採用印本，無一寫本。¹⁴從此，印本逐漸成為圖書傳播之主流。由此可見，在宋代寫本與印本爭妍競奇，既此消彼長，又相得益彰，對於知識傳播，著述或評論，自有深遠之影響。筆者曾撰文研究宋代雕版圖書作為知識傳媒，生發何種傳媒效應，提出十大層面作討論，其中讀書撰述之昌盛、閱讀習

¹³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卷四〈經籍會通四〉，頁45–46。

¹⁴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20。

性之改易、讀書方法之注重、創作法度之講求、詩話評點之崛起、學術風尚之轉移等等，尤其重要，在在與印刷文化史之研究攸關。¹⁵江西詩派注重法度之講求，度人以金針，《仕學規範》論詩，論作文，有具體而微之體現。

錢存訓以為：「印刷術的普遍使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¹⁶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印刷術》卷，十分稱讚雕版印刷在宋代之崛起和推廣，以為一切「巨大的變化和進步，都跟印刷術相聯繫」；《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十八章〈植物學〉，討論宋代本草學家、博物學家刊刻醫藥書籍。李約瑟不斷強調，作品數量所以不斷增多，評論標準所以不斷提高，迅速修訂、廣泛傳播之所以成為可能，修訂版和再版所以更加容易，這都得歸功於印刷術的發展，「這種情況，在印刷術時代以前，是辦不到的！」¹⁷以彼例此，觸類旁通，雕版圖書之為傳播媒介，對於詩、文、詞、賦圖書之流通，傳媒之效應，亦不妨類推討論，考而後信。《仕學規範》網羅一百種圖書，其中涉及圖書之傳播與知識之反饋，是否亦有類似之效應？值得進一步探討。

控制論乃傳播理論之一，由美國數學家諾伯特·維納 (Norbert Wiener, 1894–1964) 提出。控制論以「反饋」概念為依據，強調「通過一個系統以往運行情況的信息，來控制這個系統的未來行為」。之所以如此，因為「一個系統自身的行為結果，提供了新的信息；系統就憑藉這個新的信息修正它自己隨後的行為」。在傳播系統中，一個接受者（信宿）回應傳播者（信源）從前信息所生發的效果，就叫「反饋」。¹⁸依照維納的控制論，接受與反饋為一體之兩面。宋代文化之會通意識，呈現宋代文學之「破體」現象，如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賦為文，圖書傳播之多元，促成文體會通為一。蔡條《西清詩話》稱蘇軾〈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陳師道《後山詩話》載：尹師魯讀〈岳陽樓記〉，以為「傳奇體爾」；朱弁《曲洧舊聞》謂：宋子京讀〈醉翁亭記〉，以為「只目為〈醉翁亭賦〉」可也。若是之見解，泯除記與論、記與賦之差別相，但見其近似與會通，此宋人接受與反應之特識。以活法為文法，此詩法與文法之會通，亦此類也。陳騏《文則》論文，亦有此種審美情趣：

¹⁵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以谷登堡活字印刷作對照〉（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7年10月5日），頁15。

¹⁶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56。

¹⁷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生物學及其相關技術》（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37–39。

¹⁸ 「反饋」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傳播流通，被傳遞的信息，描繪了系統自身在從前某一時間的運行狀況。參Everett M. Rogers,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中譯見E·M·羅杰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頁340–58。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周禮·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¹⁹

「《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論文審美，凸顯《六經》之文的共同交集，會通而一之。由此可見，破體會通之意識，不止廣見於詩賦，亦同見於散文。江西詩派提倡詩法，南北宋之際轉化預設法式之死法，為「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的活法，於是沾溉無限。《仕學規範》借鏡活法以論作文，是以詩法為文法，是亦會通意識之發用，遂有此跨際整合之效應。維納的控制論，涉及信息如何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間進行流通，以便相互影響。其間循環的因果關係，可簡化為A造成B，B造成C，而C又造成A。由此可見，因果循環的效應，是A造成了它自身。此一控制論之反饋概念，不妨借鏡運用於「述而不作」之《仕學規範》中，以考察北宋以來之詩法與文風。

黃庭堅、陳師道所倡江西詩法，自北宋元祐年間形成後，經由詩話宣揚，詩歌唱和，因為有門可入，有法可循，輾轉傳播，天下風從，於是形成一個傳播系統。北宋以來名公士人作文論文，經由文集徵存，筆記載錄彙集，初以稿本、寫本流傳，繼則校勘雕版，與天下共之，於是筆記文話形成另一種傳播系統。南宋後，江西詩派既風行天下，不同領域、不同性質、殊異系統間，由於交相傳播，遂形成信息之反饋。張鎡《仕學規範》輯錄北宋名公文士討論作文之文獻，可視為一個「文話」之傳播系統。其書雖載錄原典，看似述而不作，然揭示文法津梁之際，閱讀接受推崇熟讀涵泳，標榜有宗有趣，揚棄死法而參活法，且借鏡詩法以為文法，此即信息「反饋」理論所謂「一個接受者（信宿）回應傳播者（信源）從前信息」，是《仕學規範》雖輯而不作，其中自有別識心裁，可據以考索其選輯之理念。蓋編輯者張鎡之閱讀論、創作論、鑑賞論及審美觀，已隱然寓含於其間矣。

信息論之首倡者，為美國學者克勞德·香農（Claude E. Shannon, 1916–2001），其《傳播的數學理論》提供了一種線性的、從左到右的傳播概念。傳播學者用信息論來詮釋傳播效果，特別是大眾傳播之效果。香農理論的意圖，要在解釋傳遞信息的

¹⁹ 轉引自《歷代文話》，頁136。

能力。²⁰張鎡《仕學規範》特色之一，為以江西詩法會通文章作法。傳播者（信源）張鎡，在眾多傳播訊息中，找到「熟讀涵泳，有宗有趣」諸江西詩法與活法，於是轉換成品題文法之「信號」，通過《仕學規範》載錄南宋紹興以前古文評論，重新解讀詮釋，成為新訊息，「雜然賦流形」於輯而不作之載錄中。猶如文天祥〈正氣歌〉所云，正氣無時無處不在，往往反饋體現。經由筆記、詩話等寫本或印本之信道傳播，促成南宋文士（接受者）之接受。由此觀之，香農信息論線性傳播行為之四大模式：信源、訊息、信道、接受器（者），值得參考借鏡。轉化運用於南宋圖書流通、詩論文論之傳播中，乃有士人熟讀涵泳，以活法論文。詩法與文法之所以能會通，圖書傳播厥為其中之媒介。

閱讀與接受：熟讀涵泳，以活法論文

蘇軾〈稼說送張琥〉提出「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二語，作為「務學」之教示。筆者曾撰文討論宋詩之學唐變唐，期許自成一家，其途徑與步驟，即在「博觀厚積」四字。宋詩之大家名家，蘇軾以外，如歐陽脩、王安石、黃庭堅；宋代之詩話筆記，如《冷齋夜語》、《苕溪漁隱叢話》、《鶴林玉露》、《捫蝨新話》、《藏海詩話》、《詩人玉屑》、《滄浪詩話》等，多主讀書博學，知入知出，以期新變自得。蓋知識信息豐厚，觸發激盪無限，熟讀博學，可以突破宋詩之困境；博觀約取，可以助成宋詩別闢蹊徑。詩話筆記，好以「破體」、「出位」論詩，以「會通化成」評詩，固為約取薄發之體現，且為多元傳媒之反饋。²¹筆者發現：宋代學術，崇尚不同學科間的整合融會，許多文藝創作家與理論家不僅將文藝作為一總體來思考，從中發掘彼此間的共相與規律，而且企圖超越表現材料的限制，嘗試跳出本位專業之外，去尋求可資利用的藝術泉源，以便作交流、借鏡、融會、整合的依據。如黃庭堅〈題摹燕郭尚父圖〉，既稱「書畫當觀韻」，又謂「此與文章同一關紐」；〈答洪駒父書〉，前言「老杜作詩，退之作文」，後曰「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云云，可見宋人所謂文章，實通詩與

²⁰ 香農的《傳播的數學理論》(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9]) 揭示線性傳播過程模式，略謂：「『信源』在一系列可能的訊息中選擇一個稱心的『訊息』。……『發射器』將這個『訊息』改變成『信號』，後者實際上是通過『傳播信道』被從發射器送到『接受器』。……『接受器』是一種相反的發射器，將被發射的信號重新變成一個訊息，並將這個訊息傳遞到信宿。……在被發射的過程中，不幸的特徵是：某些東西被加到了信號上面，它們在信源的意圖之外。……被發射的信號中的所有這些變化就被稱為『噪音』。」信息論對傳播學的理論影響是強大的，無論「信源」、「接受者」、「反饋」等原初的工程概念，或諸如噪音、編碼、解碼等控制術語，多唯香農是賴。參考羅杰斯：《傳播學史》，頁367，388-90。

²¹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頁155-73。

文而言之。《仕學規範》論作文，體現出詩法與文法之會通與化成，亦當時學風士習明證之一。

張鑑作詩宗祖蘇軾、黃庭堅、陳師道，以楊萬里、陸游為唱和之詩友，自身「善參活法」，楊萬里稱其詩藝成就，謂堪作「上將」，可與姜夔相伯仲。以此詩人氣質而論文，宗派指向必近乎蘇、黃及江西詩風。就文學閱讀的心理定勢來說，離不開偏好、選擇和取捨。概括而言，不外「證同」與「趨異」兩種傾向。證同，指接受主體習慣接納與自身心理經驗和結構相同的審美信息。²²因此，張鑑《仕學規範》論文，與蘇軾、黃庭堅、江西詩派論詩，既異曲同工，又相得益彰，其中自有閱讀定勢在也。如論作文，摘引文獻，再三提及勤讀、熟讀、詳讀、熟觀、涵泳、詳味、涵養、教讀，念茲在茲，三致其意，可謂不憚其煩，江西詩學之濡染，昭然若揭。先看勤讀與熟讀如何有助於作文：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爾，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黃庭堅〕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²³

歐陽脩答孫莘老問作文之術，云「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此與《後山詩話》載歐公論「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可以相發明。黃庭堅〈答洪駒父書〉謂學作議論文，當勤讀董仲舒、賈誼、劉向、蘇洵文章，然後出入眾作，貫穿諸家。山谷問東坡作文章法，答以「但熟讀《禮記·檀弓》」；山谷勉洪駒父，「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以求繩墨、宗趣、關鍵、開闔；又謂王直方，「欲作楚詞」，「直須熟讀

²² 龍協濤：《文學閱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72-78。

²³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二引《三蘇文集》，頁16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9。（二）《仕學規範》卷三三引《南昌文集》，頁16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1-12。（三）《仕學規範》卷三三引《南昌文集》，頁16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2。

《楚詞》」，以揣摩「古人用意曲折處」。歐陽脩、蘇軾、黃庭堅論作文，提倡熟讀、勤讀、多讀，與論作詩並無二致。²⁴杜甫詩不云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庭堅〈與王觀復書〉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堪作讀書精博之注腳。熟讀博觀，主要目的在提供飽參活參，既有規矩準繩，又能變化不測，此作詩通於作文。如王正德《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引述呂本中「活法」之說：

呂居仁作〈遠遊堂詩集序〉云：「頃歲，嘗與學者論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語活法矣。」²⁵

呂本中論活法，所謂「規矩具備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乃為振濟江西詩法「預設法式」所作之修正。俞成《螢雪叢說》曾申說之：「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于吾言之內。斃吾言者，故為死法；生吾言者，故為活法。」²⁶這種規律和自由的統一，所謂「死蛇解弄活潑潑」。其實宋代文藝審美，有所謂雙重模態者，審美理想往往徘徊兩端，游移二邊。²⁷蘇軾、黃庭堅論詩，即有二重性。蘇軾稱：「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黃庭堅論詩亦云：「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可見規矩準繩與靈活自由可以相容並駕，不必偏廢單行。²⁸《餘師錄》引述呂本中「活法」說於卷首，或欲通之於文章作法，其用心可謂呼之欲出。又如：

山谷〈答外甥洪駒父書〉云：「學工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讀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

〔黃庭堅〕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²⁴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載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古典文獻研究》第10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23-39。

²⁵ 轉引自《歷代文話》，頁385。

²⁶ 宋俞成：《螢雪叢說》，《儒學警悟》本卷四〇上，頁222。

²⁷ 周來祥、儀平策：〈論宋代審美文化的雙重模態〉，《文學遺產》1990年第2期，頁61-69。

²⁸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02-8；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99-243。

〈與王觀復書〉云：「……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之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²⁹

張鎡作詩，「善參活法」，《仕學規範》當有體現。今觀黃庭堅〈答外甥洪駒父書〉，所謂「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云云，即是呂本中「規矩準繩」與「變化不測」之參酌利用。《南昌文集》載山谷稱洪駒父諸文「但少古人繩墨」，可更熟讀史遷、韓愈文章以相濟，如此，則「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此為文求之乎規矩繩墨，所謂「法」也。由法度入，然後可以從心所欲，自由揮灑，此山谷之活法，所謂「法度森嚴，卒造平淡」、〈與王觀復書三首之二〉所謂「平淡而山高水深」是也。《仕學規範》摘錄黃庭堅〈與王觀復書〉，論述尤其明白。一則稱：真能陶冶萬物，方稱「能為文章」；二則稱：古人陳言，入於翰墨，要能「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妙在能轉易、點化與活用；三則稱：文章要求崇高雄壯，「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此即呂本中「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之「活法」。宋人所謂文章，既通詩與文而言之，故此雖論詩法，《仕學規範》移換為論作文之法則，詩法與文法固相通相融也。再如：

張九成又云：「書猶麴蘖，學者猶秬稻，秬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秬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秬稻也。醱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³⁰

²⁹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三引《南昌文集》，頁16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1；《餘師錄》，卷二「黃魯直」條，頁356。（二）《仕學規範》卷三三引《南昌文集》，頁16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2；《餘師錄》，卷二「黃魯直」條，頁357。（三）《仕學規範》卷三三引《南昌文集》，頁166；《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2。

³⁰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張橫浦《日新》，頁17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6。（二）《餘師錄》卷三引呂本中《童蒙訓》，頁388。

黃庭堅提示江西詩法，所謂「點鐵成金」，先決條件是泛覽圖書，學養精博，有本有源，規矩準繩先具，方能陶冶萬物，所謂「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此與以故為新、奪胎換骨、以俗為雅詩法一般，或為陳言俗語之點化與活用，或為詩意原型之因襲與轉易，³¹多以深厚之學養為基點，進一步點化轉易，方有可能「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張九成「秣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之喻，頗可見讀書博學，真積力久，醞釀而發用為文章，有宗趣，有開闔，有繩墨法式，而又能神明變化之效應。《餘師錄》引述《童蒙訓》之言，稱「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必先博觀厚積，熟讀涵泳，反覆揣摩玩味，透徹體悟，方能心領神會，妙手偶得。其所舉例論證，亦會通東坡之文與山谷之詩而言之。《滄浪詩話·詩辨》謂，「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此正蘇軾、黃庭堅、呂本忠等活法妙悟說之源流。閱讀、接受、反應，是一種傳播的過程。依據香農信息論的說法：當信息被有選擇的分享時，它的價值就增加；任何訊息 (message) 都是已知和未知、預料之中和預料之外的結合，訊息中的預料之外，尤為信息的一個標誌。³²規矩準繩與變化不測，呂本中「活法」說所謂「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閱讀接受廣博，信息反應自然表現「流轉圓美」，活潑多元。因此，開卷有益，行文方有觸發，方有意料之外的訊息。故多讀書之於作文、作詩，最為實事求是。蘇門弟子李廌方叔，江西詩人呂本中居仁論讀書作文，最切近實際：

〔李廌〕又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³³

³¹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174-98。

³² 羅杰斯：《傳播學史》，頁365。

³³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三引《方叔文集》，頁168；《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5；《餘師錄》，卷四「李方叔」條，頁402。(二)《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4。(三)《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5-26；《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頁388-89。

就不同用途、不同目的，而選讀不同書籍；信息論所謂：「信息被有選擇分享時，它的價值就增加！」故學習說利害、學習論事、學習論理性，固然必須慎選書籍；即要志趣正當、知作文體面，亦皆各有必讀書籍，此李廌之見解。《戰國策》、賈誼、晁錯章疏、《莊子》、《論語》、《孟子》、韓柳文，皆各有利害之準依、論事之繩墨、理性之規範、志趣之標的，以及作文之體面。先具規矩準繩，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呂本中《童蒙訓》討論閱讀《莊子》、《左傳》二書，效應不同；「意寬思大」與「使入法度」；「敢作」與「不敢容易」，即是自由與規矩、活法與法式之辯證。《左》、《莊》二書體性不同，猶東坡、魯直詩各有風格，讀書不妨類推選擇，各取所需。此所謂「類比」，蓋以文法喻詩、品詩，謂東坡詩近《莊子》，山谷詩近《左傳》，亦風格即人格之說。蘇洵庭訓二子，「言必中當世之過」；蘇軾〈南行前集敘〉謂能文之士，「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經世致用，文以載道，此理學家之說。影響所及，呂本中以有用文字指議論文，主要宗法董仲舒、劉向，其次則《禮記》、《周禮》、《新序》、《說苑》，「皆當貫穿熟考」，會通為一；而曾鞏諸序「尤須詳味」。要之，皆所以陶冶萬物，點鐵成金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山谷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讀書精博，稍入繩墨，當有益於作文作詩，此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宋王正德《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亦全錄《童蒙訓》此文，可見二書識見近似。讀書有得，其中有所謂「涵泳」工夫，以及涵養氣息者，如：

呂居仁云：「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霧霏，無吝嗇處。

張子韶云：「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³⁴

為了他日下筆，「文字霧霏，無吝嗇」，呂本中主張宜「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如東坡〈三馬贊〉富含不傳之妙，學文者當「涵泳此等語」。要之，亦在求繩墨，識關鍵，尋悟門而已。張九成詮釋韓愈「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以為即「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蓋眼目處，即是規矩繩墨處，即是關鍵致力處，涵之泳之，則「書味存於胸中」，規矩備具，可以神明變化，如此自有進益。筆者以為，此所謂「涵泳」，與

³⁴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二)《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頁386。(三)《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張橫浦《日新》，頁175；《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6。

韓駒等江西詩人所謂「飽參」、「遍參」、「活參」有異曲同工之妙。³⁵或謂張鎡「善參活法」，當指此等。此與理學家朱熹(1130–1200)等以「涵泳」為中心，進行文學解讀，「須要見古人好處」，亦足相發明。朱熹〈答何叔京〉云：「〔詩歌〕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卻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詩中自有真意，詩美可經由玩味咀嚼而體悟個中妙處，不假外求。《朱子語類》亦載朱子之言：「讀書，需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曰：「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又謂看《詩》，「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卻便玩索涵泳，方為有得」。「須是踏翻了船，通身在那水中，方看得出」。³⁶蓋讀書，曉得文意是一重，尚游離在外面；須要進一步入乎其內，方能「曉得意思好處」，此非涵泳不為功。張伯行《濂洛關閩書》引朱熹語所謂「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深思，反復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張載、二程如此，朱熹讀書法尤其如此。³⁷張鎡既為楊萬里學侶，楊萬里亦南宋理學家之一，《宋元學案》卷四十四有傳，讀書有味宜涵泳之說，或聞而知之也。

由此觀之，《仕學規範》輯錄諸家有關圖書之閱讀與接受，在提供行文有本、涵泳有得方面，除傳承蘇軾、黃庭堅元祐詩學，以及呂本中、楊萬里江西詩法外，與程朱理學之讀書涵泳說，恐亦有其淵源。姑記於此，容後細考。

反應與品題：出入眾作，度人以金針

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7–1468)發明活字版印刷術，在西方中古歐洲，改變了閱讀的環境，影響了接受反應，重新詮釋評注經典，重組了文學領域，徵存了傳統典籍，催生了創新文類。³⁸在東方宋朝，號稱雕版印刷之黃金時代，圖書傳播質量約百倍成長，傳播範圍無遠弗屆，閱讀環境突破時空，蔚為宋代士人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之習性。那麼，印本圖書作為傳播媒介，對於士人之閱讀、接受、創作、論述，是否亦有其影響與激盪？就古典文學之研究言，論者指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有極其豐富的接受鑑賞的美學遺產，從接受主體、接受能力、體味方式、雙向交流、讀者創造、運作程序和閱讀層次等方面，形成了體大慮周，內涵豐

³⁵ 參考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435–44。

³⁶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卷一一〈讀書法下〉，頁181；卷八〇〈論讀詩〉，頁2086，2088；卷一一四〈訓門人二〉，頁2756。王水照編《歷代文話》頁201–30亦從《朱子語類》選錄若干「論文」資料，不妨參看。

³⁷ 朱熹之讀書法，余英時推崇備至。參考余英時：〈怎樣讀中國書〉，載所著《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24–26。

³⁸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中譯見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8–79。

富的東方接受方式，或華夏接受方式。」³⁹此一研究領域，資源豐沛可觀，其中詩話、文話，即是尚待開發之學術處女地，值得投入探索。

詩話、文話、評點、序跋中，對於歷代名篇佳作之品評，資料豐富可觀，即是上述所謂「讀者接受反應論」所當研究之文本。張鎡《仕學規範·作文》所述文論，品評歷代名家名作，亦琳瑯滿目，頗可觀玩。就華夏之文學接受學而言，品評是接受主體對審美對象之理性判斷和評估，融合審美鑑賞與藝術批評而一之；因此，與「玩味」同屬文學接受而又有所差異，大抵是植基於玩味接受，又超越玩味審美，而有更多理性批評之接受範式。⁴⁰試翻檢《仕學規範》所輯文獻，品評先秦兩漢文章者居多，數量高達六成以上；而品評經傳，宗經思想，與《文心雕龍》並無二致：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耶？又欲乎意之難曉耶？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而《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⁴¹

《仕學規範》選錄王禹偁之說，強調《詩》、《書》、《易》、《禮記》、《春秋》之文，皆為「傳道而明心」，句非難道，義非難曉，乃「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因此，「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書》者，古文之所出；《禮》者，夫子之文；《春秋》者，以屬辭比事為教；《易》與《樂》，亦各有其可法。所以師法《六經》者，以其「規矩備具」，可以準方作矩，進而神明變化，流轉圓美。王禹偁《小畜集》強調：為文宜宗法《六經》，而《仕學規範》摘錄之，不憚其煩，蓋與《仕學規範·原序》所謂法度、規矩、範模、法程、規範，異曲同工。為文而法《六經》，最便於「傳道而明心」。自五代馮道刊行《九經》，宋初開寶、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咸平年間，國子監又先後刻

³⁹ 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02-3。

⁴⁰ 鄧新華：《中國古代接受詩學》（武漢：武漢出版社，2000年），頁268-70。

⁴¹ 《仕學規範》卷三二引《小畜文集》，頁161；《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5-6。

印《五經正義》、《七經義疏》，「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於是古籍經典之傳播與光大，如順風揚帆，更加水到渠成，《仕學規範》之選錄《小畜集》、《節孝先生語》，申說傳道明心、為文學習《春秋》，與經典之傳播效應或有關聯，如：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⁴²

張鎡選錄徐積節孝先生之說，強調「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蓋《春秋》之為書，有書法，有史法，有文法，有義法，為文所以必學，亦師法其規矩準繩而已。有門可入，有法可循，此亦江西詩法之路數。至於所謂「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微辭批評宋初「太學體」之務為艱澀奇險，文弊已極。徵聖宗經，此與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稱許五經之文：「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所謂「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邁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⁴³因此，為文而宗經徵聖，誠然為「正末歸本」之方，亦「有所法而後成，有所變而後大」之意。宋代開國以來，右文崇儒，提倡文化復興，於是王禹偁、歐陽脩等古文家，多體現復古之意識，故文章寫作講究宗經徵聖，理固然也。

《仕學規範》纂輯諸家之說，雖未斷以己意，亦未揭示評述，然考索推敲選錄趨向，亦可推見其依違取舍之大凡。下列文獻，清一色採自呂本中《童蒙訓》。呂本中為理學家，見《宋元學案》卷三十六〈紫微學案〉。⁴⁴亦能詩，乃南宋初江西詩派之革新者。為救治江西詩學執著詩法之病，提出「活法」說及「悟入」說，觸發楊萬里之詩學論述，間接影響張鎡之「活法」觀。除外，呂本中師事楊時，問學於游酢、尹焞、劉安世等，可見其理學趨向。呂氏著有《春秋集解》十二卷、《紫微雜說》一百零七則、《童蒙訓》、《紫微詩話》，及《詩集》、《文集》各若干卷。其中《春秋集解》「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紫微雜說》之論說辨析，涉及五經、四書、《左傳》、《國語》，各代史書、諸子、韓文；⁴⁵《童蒙訓》論文之涉獵廣博，以此。為文講究宗經，便於參酌典範，《詩》所謂「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規矩備具，方能依違規矩，無入

⁴² 張鎡《仕學規範》卷三二引《節孝先生語》，頁16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8。

⁴³ 劉勰（著）、王更生（注釋）：《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宗經第三〉，頁35。

⁴⁴ 清黃宗義、全祖望：《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三六〈紫微學案〉，頁1233-42。

⁴⁵ 歐陽炯：《呂本中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257-87，117-31，147-56。

不自得。由是而之焉，於是品評經籍，則或出入諸家，金針度人，如標舉《尚書》，稱揚《詩經》，褒贊《左傳》，以及推崇《禮記》之文：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⁴⁶

閱讀典籍，接受信息，進而玩味鑑賞，終而反應表現，有所品評或斷案，此皆詩話、筆記編著者之心路歷程；纂輯成書，歷程不過再次演示，資料再次梳理取捨而已。作為原始讀者，唯有泛覽博觀，出入眾作，始能較論優劣，度人以金針。《仕學規範》纂輯北宋諸家文話以成書，詳略去取之際，豈無別識心裁？看似述而不作，然《仕學規範》纂輯諸家作為一個接受者（信宿），諸家文話作為傳播者（信源），北宋文話之信息隱約已作回授與體現。易言之，信宿與信源因果循環之效應，已造就了《仕學規範》「論作文」之內容。張鎡師承呂本中，濡染其活法，又博觀泛覽，嫻熟於經籍，故其筆削，可議於斷割，可定其妍媸。於《尚書》，取其氣味高古，句句皆可作題目。於《詩經》三百篇，褒其「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凡所師法之優長，初則作為規矩繩墨，繼則提供點化轉易，非拘守陳迹、死於句下可比，所謂「活法」、「悟入」說，此中有之。

陳騷《文則》亦頗論活法與創意，以為「六經創意，皆不相師」，因枚舉「《詩》創意師於《書》」、「《詩》創意師於《禮》」者申說之：

或曰：「六經創意，皆不相師。」試探精微，足明詭說。〈洪範〉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小旻〉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此《詩》創意師於《書》也。（鄭康成《箋》曰：「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儀禮》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少牢》嘏辭。）〈楚茨〉四章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此《詩》創意師於《禮》也。（鄭康成云：「此皆嘏辭之意。」）⁴⁷

⁴⁶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4。（二）《仕學規範》卷三四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三，頁322。

⁴⁷ 轉引自《歷代文話》，頁136-37。

《詩·小旻》師法《尚書·洪範》，《詩·楚茨》師法《儀禮·少牢》，然多師其意，未師其詞，符合韓愈所謂「陳言務去，詞必已出」之消極主張；江西詩法所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呂本中等「活法」說所謂「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陳騏論文有之。呂本中又云：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諒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⁴⁸

宋王正德《餘師錄》選輯前人論文之語以成書，雜纂性質與《仕學規範》相近似。其書卷三「呂居仁」條，摘錄《童蒙訓》詩學文獻二十八則，其中與《仕學規範》取材雷同者五則，其餘「黃魯直」、「李方叔」、「洪覺範」諸條，徵引同一文本者，亦達八則。上述《仕學規範》所引三則，亦同見於《餘師錄》所徵引，含蓄有味，曲折有致，固同為宋代詩歌美學及散文美學所追求。呂本中於《左傳》之文，美其「語有盡而意無窮」，一唱三歎，為「學文養氣之本」；更稱其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美其言語，「辭氣不迫」。其中關鍵，尤在「涵養」。《仕學規範》所輯錄，此處標榜涵養，與前文所述勤讀、熟讀、熟觀、涵泳同功，亦有諸中而形諸外之意。呂本中引東坡之言後，推尊《左氏》、《禮記》之文，以為「言止而意不盡」，較「意盡而言止」之至言，更為「言意」表達之「極至」。凡此，要皆玩味涵泳、深造有得之文章品題，可供學文之金針與左券。《仕學規範》雖輯而不作，然就信息傳播而言，諸家文話在獲選移錄之際，信息已被強化與分享。由此觀之，述者，亦無異作者。《文心雕龍·宗經》強調「邁德樹聲」與「建言修辭」同等重要，《童蒙訓》之宗經致用，《仕學規範》其知之矣。

旁敲側擊，曲折有致；以少勝多，精煉有味，為文學語言及詩歌語言之主要特質。⁴⁹宋代詩話、筆記往往喜談含蓄有味，曲折有致。含蓄，不僅是《春秋》書法、

⁴⁸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頁386。(二)《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4；《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頁387。(三)《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5；《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頁388。

⁴⁹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521-26。

史家筆法；道家與禪宗之「言意」觀，亦多津津樂道「含蓄」。⁵⁰ 反觀宋代文論「文話」，作文之道追求此一美感，相較於詩，亦無二致，如宋陳騏《文則》所云：

文之作也，以載事為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為工。觀《左氏傳》載晉敗於邲之事，但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則攀舟亂刀斷指之意自蓄其中。又載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傳》載秦敗於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郤克、臧孫之事，則曰：「客或跛或眇，齊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竭，不容致思。⁵¹

唐劉知幾《史通·敘事》稱：「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先。」清李紱《秋山論文》亦云：「文章惟敘事最難。」而皆稱美《左傳》之敘事。宋陳騏《文則》，推崇《左傳》敘邲之戰（宣公十二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而亂軍爭渡，無備自敗諸意，多見於言外。楚莊撫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則感悅溫馨可以想見。《公羊傳》載秦敗於殽，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晉軍，全軍覆沒可知。若此之類，皆《史通·敘事》所謂用「晦」之道。晦也者，意到而筆不到。《詩人玉屑》卷十引《漫齋語錄》稱，「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史通·敘事》所謂「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⁵² 歐陽脩《六一詩話》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皆詩文美妙之審美標準。至於《公羊傳》敘列晉齊鞏之戰緣起，「齊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云云；與孟子載「天下歸舜」二事，皆以為「意隨語竭，不容致思」，直率逕露，未留餘地，其短處在欠缺想像空間，了無言外之意，猶膠柱鼓瑟者然，要皆有害於蓄意與蘊藉。陳騏《文則》又云：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書》曰：「眇眇予末小子。」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又曰：「孺子其朋，孺于其朋其往。」告戒之意自曲折也。⁵³

⁵⁰ 張高評：〈儒、道、禪與詩話語言：宋代詩話論含蓄〉，載所著《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年），頁291-324。

⁵¹ 轉引自《歷代文話》，頁138。

⁵²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六〈敘事〉，頁173-74。《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條亦引述《史通·敘事》此文（頁389）。

⁵³ 轉引自《歷代文話》，頁139。

含蓄之外，《文則》又標榜「曲折」，或以思賢，或以考古，或以謙托，或以告戒，要皆出於迴環往復，音節複沓，而見曲折有致之美。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四稱：「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巧，即曲之謂也。崔念陵詩云：『有磨皆好事，無曲不文星。』洵知言哉！」⁵⁴此之謂也。大抵敘事、詠物、寫景、抒情，不從直接正面表述，別從間接、側面、旁面、反面、對面描述，而使文意紆曲婉轉者，皆屬之。

其次，則先秦諸子、兩漢史傳之文，《仕學規範》引述諸家，亦多採錄師法，玩味之，品題之，作為學文之津梁，度人以金針。嘗試考之，《仕學規範》之輯錄，多不離《文心雕龍》〈史傳〉、〈諸子〉之審美趣味，以及北宋文家如蘇洵、蘇軾、曾鞏之師法趨向，此實宋初以來復古意識之反應。《仕學規範》述諸家閱讀先秦兩漢之諸子與史傳，如：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敘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⁵⁵

呂本中《童蒙訓》較論《莊子》與《左傳》：《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近世讀東坡詩，類此；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讀黃庭堅詩似之。呂本中此論，是以文法喻詩法，已跨際會通為一矣。類比有致，非玩味涵泳之久，難得若是之品題。呂本中又綜論子史，「說盡事情」，《韓非》諸書可見；一唱三歎且有遺音者，則如《論語》、《禮記》、《左傳》、《列子》、《莊子》，以及東坡文。雖各就一端品題，然又互有優劣，如以「簡淡不厭」言，《左氏》不及《論語》、《禮記》；以「氣平文緩」言，《莊子》不及《列子》；論豪邁之氣，則柳宗元不如東坡文。又推崇《孫子》十三篇，不但「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同時，「摧高發隱，

⁵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卷四，第28則，頁111。

⁵⁵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4。（二）《仕學規範》卷三四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三，頁322。（三）《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

使物無遁情」，尤為文章妙處，是兵法通於文法。若此之倫，指點為文之圭臬，提倡跨際會通，宗師經傳，取徑兵法，皆示繩墨、明宗趣，提供熟讀涵泳，亦活法論文之實例。

三蘇父子古文，為科舉考試典範，《老學庵筆記》卷八載有「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之諺，可以知之。南渡後，元祐學術既解禁，於是影響所及，《仕學規範》輯錄諸家文論，遂多徵引老蘇、大蘇之言，作為行文之規範，如：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云：「……凡數年來，退居草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⁵⁶

江西詩人論詩，每好標榜典範，推尊傑作，以便師法學習。所謂一祖三宗，祖述杜甫，宗法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是也。張鎡為詩，既宗尚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故其論作文，亦引為宗師與典範。品題名篇佳作，所以便利熟讀涵泳，進而「陶冶萬物」，「點鐵成金」。蘇洵〈上田樞密書〉對於先秦兩漢之諸子史籍，風格特質多所品題，如以優柔、清深稱《詩》、《騷》，以溫淳與簡切分論《孟子》、《韓文》、《孫子》、《吳子》，以雄剛品題《史記》、《漢書》；以董仲舒、晁錯各得聖人之經與權，互有得失，兼之者乃賈誼。為文者苟能出入諸家，貫穿熟考，涵泳玩味，久之自然深造有得。品題諸家，亦示學者以規矩準繩之意。金針度人，固江西詩法揭示之宗風。又如：

明允〈上歐陽公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鼂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班固敘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敘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⁵⁷

⁵⁶ 《仕學規範》卷三二引《三蘇文集》，頁16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8-9。

⁵⁷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二引《三蘇文集》，頁16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9。(二)《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

〈上歐陽公書〉品評孟子、韓愈、歐陽脩三家之文，「自為一家」為其共相，而又各具個性特質：《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韓愈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歐陽公之文，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又評論班固《漢書》，稱其「敘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據文章之因革損益品題，非熟讀精思、涵泳玩味之深，何能出此精到之評論？范溫《潛溪詩眼》引曾鞏之言：「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左》之優劣也。」⁵⁸見仁見智，各自表述，不妨互參。上述品題，標榜學習古人之特色與範式，與江西詩人學唐學古，精神途徑並無二致。此出其所自得之先遣工夫，「入乎其內，見得親切」，方有助於創發。對於學文作文，提示津梁，度人金針，多所啟益。由此觀之，《仕學規範》雖輯而不作，然提示津梁，指引金針，實與江西派提倡詩法，強調活法無異。

《仕學規範》載錄歷代散文之風格特徵，亦多依違選錄之詩話、筆記、文集見解而抑揚進退之，從此而可見南北宋之際品題散文之風貌，如：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寢衰矣。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⁵⁹

呂本中《童蒙訓》品評漢高、漢文之詔令，稱許其雄健、溫潤，而感慨漢武詔令之寢衰，由於「始事文采」。李格非論文章，推崇諸葛亮〈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潛〈歸去來詞〉、李密〈乞養親表〉，其難能可貴處，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因論「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此人格即風格之說，其氣其誠即是其人格之反應，中有超邁之人格，發而為文，方有超邁之詞意、名世之文章，此所謂「本立而道生」。李格非以氣、以誠論文，於北宋右文尊儒，復雅崇格，頗具代表性（宋人以氣論文，詳下節）。呂本中又云：

⁵⁸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臺北：文泉閣出版社，1972年），范溫：《潛溪詩眼》，第17則「山谷詩文優劣」，頁402-3。

⁵⁹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4；《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5。（二）《仕學規範》卷三四引《冷齋夜話》，頁169；《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三，頁317；《餘師錄》，卷四「洪覺範」條，頁405。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霽霽，無吝嗇處。⁶⁰

《童蒙訓》較論韓柳文之風格特色，而建言「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因為「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第」。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學不躐等，此學文之階梯。呂本中綜論現當代四家古文特質：蘇洵文章，「升裏轉，斗裏量」；歐陽公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曾鞏文章，「字字有法度」；秦觀策論，「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各盡其美，俱臻其妙，要多可為典範。又謂讀三蘇〈進策〉，可以涵養文氣；他日為文，「自然文字霽霽」。凡此六家古文之風格特色，皆《仕學規範·原序》所謂文章之法度、規矩、範模、法程、規範，張鎡企圖以詩法為文法，亦從可考見。

王安石之文學觀，主張通經致用，《仕學規範》卷三十二曾采錄其批評近世古文之缺失，在徒事光采，不濟於用：謂「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試觀南宋初年中期，為文以窮極華麗著稱者，有汪藻、李清照等人；又有倡導事功、關切民生之事功派古文，陳亮、辛棄疾、陸游、楊萬里為代表作家。⁶¹由此可見，為文致力「根柢濟用」，亦南渡大家之文學觀。張鎡梳理諸家論述，摘選名家名篇之品題，自是當代文學思潮之反映，由此可印證《仕學規範》所示，「口詠心惟，趣向弗諛」，「可為終身法」之著書旨趣。

人品與文品：人如其文，文正如其人

宋詩之典範選擇，歷經漫長之追尋：學李商隱，學白居易，學韓愈，學晚唐，多曾入圍候選。最終，陶潛與杜甫，以人格美、風格美兼備，雙雙脫穎而出，成為宋人

⁶⁰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二)《仕學規範》卷三四引呂氏《童蒙訓》，頁172；《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三，頁321。(三)《仕學規範》卷三五引呂氏《童蒙訓》，頁17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四，頁323。

⁶¹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談及楊萬里、陸游、辛棄疾、葉適、陳亮諸家「言事論政之文」(頁605-43)。

之詩學典範。⁶²宋代文藝審美，標榜「人格即風格」說，此頗有時代特徵。宋朝開國以來，崇儒右文，士人皆知反思內求，涵養品格；加以憂患頻仍，黨爭嚴酷，道學濡染，文士多以格高相砥礪。歐陽脩作詩「獨崇氣格」，黃庭堅以「不俗」期許人格與詩格，江西詩派亦推崇「格高」，作為人品之標竿、詩歌之極則。以此類推，花卉以梅花為格高，宮廷以植槐為偉岸，工藝以青花瓷之平淡素樸斂芒，繪畫以小景之情趣逸格取勝。由此觀之，「崇格」乃宋人之審美主潮之一。⁶³

大抵而言，「崇格」意識，自是道學（即理學、宋學）氛圍下，人生觀之藝術實踐和人格體現。周裕鍇曾稱：就道德規範而言，江西詩派與理學家的觀點極為相近。⁶⁴如「明道」與「見性」，即把詩看作涵養道德與吟詠性情之工具。蘇軾〈於潛僧綠筠軒〉詩云，「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黃庭堅〈書嵇叔夜詩與侄榘〉論詩之不俗，且稱揚人品之不俗；〈書繒卷後〉強調「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標榜忠信篤敬之性，與溫柔敦厚之旨，可見一斑。陳師道性狷介，志行高潔，不妄取與。⁶⁵《後山詩話》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肚中泄爾」；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稱，杜甫「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云云。張鎡既祖述黃庭堅、陳師道詩風，道德規範與崇格意識，於《仕學規範》之輯錄文話，取捨之際自見別裁。由此觀之，欲求文章名世，詞意超邁，必先求人格高尚，風節無虧，南宋陸游、朱熹、魏了翁諸家之主張尤其顯著。由內在實有之品格美，轉化為形諸外在之文藝風格，人格與風格會通為一，遂為宋代文藝美學之特色之一。⁶⁶人格既通向風格，於是人品之高下遂等同於詩品、文品之優劣。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此自是江西詩風人格美通向風格美之體現。

今考《仕學規範》輯錄宋人文論，再三提及「文如其人」之命題，即此是也。論者指出，「文如其人」涵意有二：其一，體與性之交集，即風格與創作個性之關係；其二，人品與文品之關係。前者探討作家氣質、秉性、性格等個性因素，對於文學風格之影響；後者探討作家之人格、情操、思想、品性等道德因素對於藝術品格的制約。⁶⁷《仕學規範》所錄，大多屬於後者，如：

⁶² 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570-86；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從傳播與接受之視角切入〉，《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07-15。

⁶³ 秦寰明：〈論宋代詩歌創作的復雅崇格：宋代詩歌思潮論〉（上），載《中國首屆唐宋詩詞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618-25。

⁶⁴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43-56。

⁶⁵ 鄭騫：《陳後山年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14。

⁶⁶ 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年），〈化俗為雅與宋詩特色·品格的轉化〉，頁404-8。

⁶⁷ 吳承學：《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頁32。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啞。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⁶⁸

程頤曾闡述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說，謂「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⁶⁹其他《外書》及《二程語錄》於「有德者必有言」，亦再三提挈教示。理學家以為：文乃道之發用；此一主張，頗影響宋代之文論。江少虞《皇朝類苑》強調，人品與文品聲氣相通，桴鼓相應，蓋有諸中必形諸外是所謂「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文中枚舉盧携、夏竦之文章，一則「有首尾」，一則「有館閣氣」，果然「異日必貴」、「異日必顯」。由是推知，山林草野之文與朝廷臺閣之文，氣象確實有別：前者其道不得行，故其文枯槁憔悴；後者其道得行，故其文溫潤豐縟。王充《論衡·超奇》云：「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文之風格與人之體性如影隨形，如響效聲，此之謂也。因此，北宋館閣名臣如楊億、宋祁、宋庠、胡宿所撰制誥，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文體風格即其人格品性之體現，故曰「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館閣文章格調「須是官樣」，所謂弻中彪外，外內副稱故也。又如：

漢州進士楊交同時獲郡解，攜文來謁，公厚禮之。間日謂李旼與張逵曰：「漢州楊秀才可惜許一舉及第了，儻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逵請問之，公曰：「昨閱其文，辭旨甚優，氣骨未實。欲期大受，須是功全。是知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吾以是觀人，十得八九矣。」明年，交果一舉及第。

⁶⁸ 《仕學規範》卷三二引《皇朝類苑》，頁160–61；《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4–5。

⁶⁹ 語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五。同書卷一八，程子云：「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外書》卷二謂，說辭、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遺書》卷一八，《二程語錄》卷一一云：「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徐公仲車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己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其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⁷⁰

文品既是人品之體現，故文章風格即其個人品格之反映：「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此即張詠乖崖答問，所謂「觀人」術。進士楊交「一舉及第」，由其文「辭旨甚優」看出。美中不足者，為「氣骨未實」；「儻更為文十年，狀元不難得」。徐仲車亦提出「為文正如其人」之說：凡為文章，「出諸己而簡易，乃為佳」；否則，「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即不佳。陸游詩亦出入江西，其〈上辛給事書〉曾稱：「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因此，「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⁷¹陸游謂「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因此，觀其文，可以體察人之邪正，此亦文品即人品之說。徐積節孝先生亦強調，「凡人之文必如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據「文必如其氣」之說，而品評史傳之文與名家之文，指《漢書》之文新美和順，與太史公《史記》之嚴殊科；近代孫復、石介之文嚴毅可畏，亦與歐陽脩之豐富新美風格不同。於是提出先養其氣之主張，以為如此可以「先立其大者」。紀昀《詩教堂詩集·序》稱：「人品高，則詩品高；心術正，則詩體正。」與上述觀點，可以相互發明。

以「氣」論文，自魏曹丕《典論·論文》首倡，而後世稱述演繹，代有其說。大抵指作家之個性、氣質，以及由此而決定並體現之藝術風格，包含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方面之總特色。⁷²宋人以氣論文，除上所引李格非提出「文章以氣為主」，盛度文肅公主張文章有「館閣氣」，徐積節孝先生提倡為文「先養其氣」外，蘇軾揭示「文者氣之所形」，蘇門六君子之一李廌方叔，於此更多所發揚，楛槩體、志、氣、韻四者，為「文章之不可無者」，其文氣論極詳盡明白，如：

⁷⁰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二引《張乖崖語錄》，頁161；《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6。(二)《仕學規範》卷三二引徐積《節孝先生語》，頁16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8。(三)《仕學規範》卷三二引徐積《節孝先生語》，頁16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8。

⁷¹ 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影上海涵芬樓藏明華氏活字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一三〈上辛給事書〉，頁122。

⁷² 彭會資（主編）：《中國文論大辭典》（桂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286。

東坡云：「某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脈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薈。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頽，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瞶，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⁷³

蘇軾揭示「文者氣之所形」，言簡意賅；又提倡養氣，以為有助於學文，對於蘇門弟子李方叔自有啟迪作用。《四庫全書總目》《濟南集》提要稱，李廌(方叔)「才氣橫溢，其文章條暢曲折，辯而中理，大略與蘇軾相近。故軾稱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⁷⁴李方叔古文造詣挺出，其文「紆餘委備，詳緩而典雅」，與東坡文之「雄峻高簡，而優游自得」，斷然各為一家。⁷⁵《仕學規範》卷三十三引其文章四全，所謂體、志、氣、韻，謂之成全。其中論及為文之「氣」，尤其精詳明朗，所謂「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從立意到造語，自生心至應言，都是「氣」之作用。發於內，形諸外，如玉聲清越，蘭花芬芳。「氣」之發用，大抵「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此即所謂人品即文品。為方便解說論證，李方叔分文品為四等，人品為六等，如：

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疏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

⁷³ 以上引文見：(一)《仕學規範》卷三二引《三蘇文集》，頁163；《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一，頁309。(二)《仕學規範》卷三三引《方叔文集》，頁167；《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4；《餘師錄》，卷四「李方叔」條，頁401。

⁷⁴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卷一五四《濟南集》八卷〈提要〉，頁3066。

⁷⁵ 陳恬：〈李方叔遺稿序〉，載宋刻本《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轉引自曾棗莊等(編)：《宋文紀事》(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卷六〇〈李廌〉，頁856。

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要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要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闔從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伎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⁷⁶

山林之文、市井之文、朝廷卿士之文、廟堂公輔之文，此文章四品；所以如此區分者，「其氣與韻則然也」。人品則分六等：正直、邪諛、功名、苟且、捭闔從橫、刻核伎忍，各受其天姿性情之制約，而體現自家之言與文，或敬以則，或夸以浮，或激以毅，或懦以愚，或辯以私，或深以盡，不一而足。孔子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則非養氣成全不可。由此觀之，士人欲以文章顯名後世，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裴行儉品評唐初四傑，所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人品與文品當兼顧並重，此為文之要略。

《周易·繫辭下》稱：「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⁷⁷早在先秦，孔子、孟子皆有觀人術；以為言辭之表述，與人之品性、心態、人格等道德和個性特質間，存在許多必然之關聯，孔孟已作若干發微闡幽，《漢書·藝文志》列有「形法學」一項，即是也。下迨宋朝，道學主盟兩宋，崇尚品格之風漸成審美意識，於是文品即人品之辯證，人格即風格之論述，自詩話、文話、筆記、詩集、文集多所體現。影響所及，如屈原、陶潛、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等文家詩人，皆以人格拔俗，辭章超群，而蔚為詩家典範、文家楷模。人品即文品，人格即風格，在宋代成為文藝學之審美標準，由《仕學規範》所輯錄，足為明證。

結 論

張鎡《仕學規範》卷首，臚列其書徵引之書目凡一百種，有傳記、語錄、詩話、筆記、文集、類書之屬，各若干。以卷三十二至三十五論〈作文〉而言，亦徵引三十一種圖書：《童蒙訓》最多，高達二十八則；其次，《麗澤文說》十五則，《步里客談》九

⁷⁶ 《仕學規範》卷三三引《方叔文集》，頁168；《歷代文話》，〈仕學規範·作文〉卷二，頁314-15；《餘師錄》，卷四「李方叔」條，頁401-2。

⁷⁷ 徐志銳：《周易大傳新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卷五〈繫辭下〉，頁481-82。

則，《三蘇文集》七則，《南昌文集》六則；又取材呂本中、呂祖謙、陳長方、三蘇、黃庭堅諸家之詩學文論，則其江西宗派取向，以詩法為文法，可以推知。

詩話與筆記，就編纂而言，或摘抄材料，以助閑談；或分類抄輯，述而不作；或論詩及事，或論詩及辭，或兼而有之。無論說詩或論文，《仕學規範》之纂集，看似述而不作，猶如南北宋之際所編《唐宋分門名賢詩話》、《詩話總龜》、《餘師錄》之屬。然閱讀反應之際，信息反饋回授之間，輯錄取捨，偏全多寡、輕重詳略之斟酌，其中自有別識心裁在。試考察其書，無論閱讀接受、反應品題，以及摘述人品與文品，多轉換江西詩法以論古文文法，堪稱特識。

張鎡雜纂，以「規範」名書，此江西詩法「繩墨」、「宗趣」、「關鍵」、「開闔」之異稱。示學者以規矩準繩，度人以金針，而後能變化不測，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此亦參悟呂本中、楊萬里「活法」說之明證。張鎡之師友學侶，如楊萬里、陸游等人，多為「從江西入，而不從江西出」之詩人。而所宗法，如黃庭堅、陳師道，要皆江西詩派典範作家。江西詩法濡染既深，復得活法於誠齋，其論作文，遂往往「以詩法為文法」。觀張鎡《仕學規範·原序》，榻槩法度、規矩、範模、法程、規範云云，可證筆者所言非虛。

圖書流通之歷程，由「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複製圖書之技術，由寫本進化為印本，具備「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外加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便利，於是印本逐漸成為圖書傳媒之新寵與主流。寫本與印本爭妍競奇，既此消彼長，又相得益彰。印本寫本之多元閱讀，對於宋代類書、叢書、筆記、詩話之輯錄，自有推助之功；引發之傳媒效應，更值得探討。

張鎡詩學淵源師法宋詩宋調，且其論文，宗派指向亦近蘇、黃及江西詩風。如論作文，摘鈔文獻，再三強調熟讀、涵泳，標榜典範，推尊名作，揭示津梁，指引門徑，皆與江西派提倡詩法、強調活法有關。由《仕學規範》徵引圖書一百種，多近江西詩風，由圖書流通生發之傳媒效應，即器求道，可以推知。

張鎡《仕學規範·作文》品題歷代名家名作，大抵以詩法為文法，頗可觀玩。黃庭堅〈跋書柳子厚詩〉提示作詩，宜「左準繩右規矩」，而〈與王觀復書三首之一〉、〈題意可詩後〉卻又追求淵明「不煩繩削而自合」之境界。《仕學規範》論文，體現宋型文化之徘徊兩端、雙重模態，猶蘇軾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此自是活法論詩、建構新典範之標誌與特質。

《仕學規範·作文》品評先秦兩漢文章數量高達六成以上，宗經思想，與《文心雕龍》並無二致：標舉《尚書》、稱揚《詩經》、褒贊《左傳》，推崇《禮記》之文。其次，則先秦諸子、兩漢史傳之文，亦多採錄取法，玩味品題之，作為學文之津梁，亦不離《文心雕龍》〈史傳〉、〈諸子〉之審美趣味，以及北宋文家如蘇洵、蘇軾、曾鞏之師法趨向。張鎡摘選名家名篇之品題，可印證《仕學規範》所示「口詠心惟，趣向弗諂」、「根柢濟用」、「可為終身法」之著書旨趣。江西詩法之學古通變，於此可見一斑。

趙宋開國以來，文士多以格高相砥礪。歐陽脩作詩「獨崇氣格」，黃庭堅則標舉「不俗」以期許人格與詩格，江西詩派亦推崇「格高」，作為詩歌之極則。以此類推，「崇格」遂成為宋人之審美思潮，蔚為藝術實踐和人格體現之終極理想。於是《仕學規範》輯錄宋人文論，再三觸及「文如其人」、「以氣論文」之命題，亦是江西詩風濡染之體現。

宋人以氣論文，除李格非提出「文章以氣為主」，盛度文肅公主張官樣文章須有「館閣氣」，徐積節孝先生提倡為文「先養其氣」外，蘇軾揭示「文者氣之所形」，蘇門李廌方叔更多所發揚，榻槩體、志、氣、韻四全，為「文章之不可無者」。其文氣論分文品為四等，人品為六等，所以如此區分者，其氣與韻是決定關鍵。道學主盟兩宋，崇尚品格之風漸成審美意識，影響所及，辭章超群、人格拔俗者，往往蔚為詩家典範、文家楷模，此與江西詩風相通無異。

《仕學規範》羅列諸家論文之言，如作文之要、作史之法、作文之體、為文三多、文章四全、為文之法、作文之法，以及論取捨、繁簡、詳略、警策、悟入、剪裁、主客、命意、用事、造語、貴生、轉折、藏露、氣勢；溫柔敦厚、言約意盡、不襲常新、體位布置、文字頻改等等，要在提示津梁，度人以金針，其中所述，「以詩法為文法」者居多。陳師道《後山詩話》引黃庭堅之言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張鎡詩學既宗法黃庭堅、陳師道，故《仕學規範》論文，亦體現以詩法為文法。

為辨章學術，考鏡淵流，本文討論《仕學規範》之文論，同時徵引南宋兩部文話：陳騏《文則》與王正德《餘師錄》，作類比論說，從而可見博觀厚積，悟入自得；熟讀涵泳，以活法論文；跨際會通，以詩法為文法；創意造語，推陳出新；含蓄有味，曲折有致；風格即人格，人品即是文品諸文論議題，三部文話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由此觀之，上述文學理念，自是宋代散文美學之創作論、批評論與鑑賞論之主潮。

張鎡作為原始讀者，必然泛覽博觀，出入眾作，始能較論優劣，度人以金針。《仕學規範》纂輯諸家作為一個接受者（信宿），諸家文話作為傳播者（信源），北宋文話之信息隱約已作回授與體現。就信息傳播而言，諸家文話在獲選移錄為《仕學規範》之際，信息已被強化或分享。易言之，信宿與信源因果循環之效應，已造就了《仕學規範》「論作文」之內容。由此觀之，述者實無異於作者。張鎡宗法黃庭堅、陳師道，識江西詩法之規矩準繩；師承呂本中、楊萬里、陸游，濡染其活法；又博觀泛覽，嫺熟於經籍，能入能出，往往「以詩法為文法」，故其筆削，可議於斷割，可定其妍媸如此。

A Critical Account of Zhang Zi's *Shixue guifan*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Rules of Poetry and Prose Composition

(A Summary)

Chang Kao-ping

Zhang Zi, the compiler of the *Shixue guifan*, kept company with Yang Wanli and Lu You in the poetic circle and emulated the works of Huang Tingjian and Chen Shidao. He was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The *Shixue guifan* is of forty *juan* 卷 of which four deals with the rules of prose composition (*wenfa* 文法).

Shixue guifan was categorized in the *zi* 子 (philosophy) sec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The work collects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essays by authors about the rules of prose composition sinc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most of which advocated the *shifa* 詩法 (rules of poetic composition) of the Jiangxi School promoted by Huang Tingjian and Chen Shidao.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se four *juan* are the guidelines of prose composition, emphasizing on assignment of the topic and artistry of rhetoric, making criticism on master pieces and works of the maestri, discussing approaches to reading and enjoying, and commenting on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quality of prose essays and personality of the writers.

This work is a collection of past authors' essays rather than the author's own writings. However, by virtue of the material selections, its contents have embodie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information origin" and "information end-result" about the theory of prose composition in the *Shixue guifan*.

Reviewing these essays, readers can underst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s prose composition theories, the extent of their impact, the main focuses in the assignment of topics, the literary opinion of various schools, and the practice of appraisal based on the prose essay's *wenqi* 文氣 (literary vitality). The wide circulation of books gave rise to ideas and feedback and they in turn resulted in the convergence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rules of poetic and prose composition. This phenomenon is well revealed in the impact of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關鍵詞：《仕學規範》 作文 活法 以詩法為文法 文氣

Keywords: *Shixue guifan*, prose composition, activation method, using *shifa* as *wenfa*, literary vitality